

我们+——张望水墨与AI时代 作品展将亮相中国美术馆

“我们+——张望水墨与AI时代”张望个人作品展将于2026年8月2日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启幕。本次展览展期为8月2日至8月12日,展陈设于中国美术馆一层2、4、6展厅,开幕仪式定于8月2日14:30举行,开幕当日15:50将同步举办学术研讨会,全方位展现艺术家张望跨界融合、守正创新的艺术探索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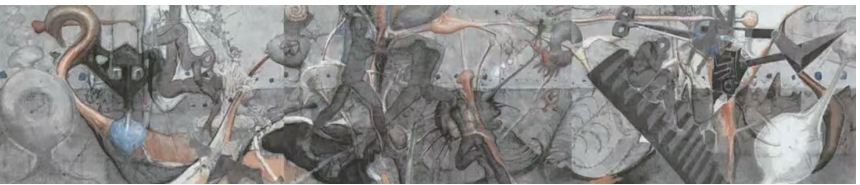
张望为当代知名艺术家,深耕水墨艺术领域多年,兼具扎实的创作功底与前沿的艺术视野。其创作始终立足中华传统文脉,扎根时代生活,突破传统水墨创作边界,本次展览以“我们+”为核心主题,聚焦水墨艺术与AI科技的跨界融

合,打破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壁垒,探索新时代水墨艺术的全新表达语言。作品兼具传统笔墨气韵、人文温度与现代科技质感,意境悠远、格调鲜明,学术价值与观赏价值兼具。

本次展览集中遴选展出张望多年来的精品力作及跨界创新作品,完整呈现其从传统水墨创作到AI跨界艺术探索的创作脉络与理念革新。展览以多元艺术形态,诠释传统水墨在数字时代的传承、突破与新生,生动展现当代艺术家立足传统、拥抱时代、勇于创新的艺术担当,为当代水墨艺术发展提供全新的创作思路与学术参考。



《生成》 水墨纸本 440cm×1750cm 2024



《解构·重塑》 水墨纸本 220cm×990cm 2025



《新世风景》 水墨纸本 310cm×1110cm 2026

2026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已从“大模型时代”全面步入“智能体元年”。世界顶尖模型能够完成自主规划任务、调用工具、预测物理世界状态,多模态AI实现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的无缝处理。这场数字技术革命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给绘画艺术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挑战,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技术变革。张望在构建新现实主义水墨理念之际,敏锐地捕捉到人工智能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身为艺术家,应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艺术创作又该怎样与人工智能融合?艺术家如何运用艺术手法展现人工智能影响下的社会变迁?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诸多疑惑,张望主动接纳,深入探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征程——水墨与人工智能的相遇。他以实际行动尝试回应时代发展赋予艺术家的新命题。

临池修心 笔墨寄情

小记袁宗玉书法创作

常年临池不辍的袁宗玉,在长期的笔墨深耕中,实现了平稳且清晰的风格迭代。近年来,他主动调整书写工具与创作思路,改用长锋软毫专攻草书,笔法更加灵动舒展,线条纤细而有韧劲,整体气质清雅通透,艺术面貌焕然一新。

在袁宗玉看来,书法风格的转变,并非刻意跟风求新,而是日积月累读书、临帖、悟理之后的自然蜕变。长期对书法法度的揣摩,加上传统文化的持续滋养,让他逐渐找到了贴合自身心性的笔墨语言。其近期的大草作品,最能体现这一阶段的艺术特点:通篇布局从容舒展,字组错落自然,疏密节奏张弛有度;线条连绵贯通,牵丝有序,墨色干湿变化自然,虚实对比恰到好处,既保有草书流动洒脱的气韵,又始终恪守传统书法的章法。

笔墨精进的根基,源于持之以恒的读书修身。日常创作之余,袁宗玉始终保持静心读书的习惯,反复研读四书、《道德经》、《易经》等中华传统经典。他深信儒道互补的文化内核,儒家文化的中正端庄,沉稳厚重,道家文化的冲淡平和、空灵自然,两种审美气质长期浸润内心,慢慢沉淀为自己独有的笔墨审美标准。

通过反复品读经典释义,他对传统美学的理解愈发深刻通透。他始终秉持“写字即修心”的理念,认为书法不只是技法的展现,更是学识、心境、修养的外在表达。经典典籍中的处世智慧与审美意境,会潜移默化融入笔法、线条、章法之中,让笔墨有温度、有底蕴、有气韵,这也是他的书法沉稳脱俗、不浮不躁的根本原因。

在艺术研习的道路上,袁宗玉坚持师法古人,博采众长,从不固守单一的书写套路。他潜心借鉴齐白石晚年书画的写意特质,偏爱其摒弃刻意雕琢、回归自然本真的艺术意趣,并将这一理

念灵活融入书法创作。在草书写字中,他不拘泥于刻板规整的字形,不过度追求字字工整,更看重笔墨气韵的贯通与意境的表达。与此同时,他借鉴八大山人极简空灵的构图智慧,将国画留白手法巧妙运用于草书章法之中。创作时刻意把控空间节奏,合理留白、虚实相生,让整幅作品密处聚气、疏处透气,彻底摆脱拥挤局促的观感。他的草书线条舒展连贯,字形大小错落、穿插避让,在自由洒脱的书写状态中严守古法规矩,实现了写意传神与法度严谨的平衡统一。

为不断丰富笔墨表现力,拓宽艺术创作边界,袁宗玉也积极尝试多元的书写载体,在不同场景中锤炼笔法功底。他曾远赴景德镇,在瓷瓶、牌匾等不同器物上提笔创作。与传统宣纸不同,瓷面质地光滑紧实,吸墨速度、落笔触感截然不同,对运笔力度、行笔速度、墨色把控有着更高的要求。

多次跨界书写的实践经验,让他对笔墨的轻重、干湿,浓淡掌控愈发细腻精准,有效丰富了自身的笔墨语言体系。这种跨载体的积累,也反向赋能草书创作,让他的线条把控更为稳健,收放自如,细腻有度,笔墨层次也更加丰富立体。

深耕书道多年,袁宗玉始终坚守传统本心,守正笃行。当下书坛部分创作追逐夸张张扬的笔法,以炫技博眼球,而他始终保持清醒平和的创作心态,沉心深耕经典,静心打磨笔墨。

读书养气,翰墨传心。扎根齐鲁深厚文脉沃土,袁宗玉以经典为根基,以修心为内核,在日复一日的临池习字中沉淀自我,精进技艺。他不刻意标榜个人风格,不盲从浮躁的艺术潮流,始终以谦逊纯粹的学习者姿态深耕传统,求索新知。在一撇一捺的坚守中,展现着当代书法人守正创新、温润致远的艺术追求与文化担当。



他对中国传统的的水墨语言进行转化,采用新材料,使艺术与科技在冲突与融合中构建出一幅全新的画面。他尝试在水墨的灵动与AI的冷峻之间探寻某种共鸣,凭借传统水墨的韵味以及AI图像生成的实验性,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人机对话。这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进程,展现出艺术家对未来科技人机一体关系的一种隐喻。在他的作品中,现实与虚拟相互交织,机械与肉体的界限变得模糊,而这种“模糊性”正是他试图传达与追求的一种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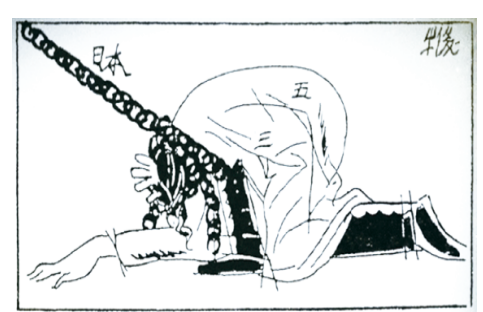
“我们+——张望水墨与AI时代”展览于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张望近期一系列水墨新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他提出新现实主义绘画理念后的又一次自我实践与表达,更是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背景下的一次重要的艺术探索。

(文:冯远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烽烟散尽,笔墨留声。在中国现代革命美术的长卷中,抗战漫画始终是锋芒锐利的一页——它不登雅堂高阁,却穿行于街头巷尾,报刊传单,以最直白的视觉语言唤醒民心、镌刻伤痕。生于济南的孙之俊,便是这阵线上执刀笔冲锋的北方旗手。作为与叶浅予并称“南叶北孙”的现实主义美术家,他是五三惨案的亲历者,也是以画笔投身抗日救亡的践行者。他跳出民国漫画的都市戏谑范式,运用传统白描,构建出一套兼具纪实力量与传播效能的视觉语言体系。

这些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作品,不仅是唤醒民众、打击敌伪的“文艺匕首”,更沉淀为一套党史视觉传播逻辑。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当下,回望孙之俊的漫画创作,拆解其形式建构的艺术智慧,梳理其服务时代的历史功用,既能读懂红色美术的精神内核,也能为本土红色资源赋能党史育人提供鲜活的历史参照与实践启示。

民国时期的主流漫画多以夸张变形为核心手法,偏向市井戏谑与讽刺娱乐,艺术表达强但史实属性弱。孙之俊另辟蹊径,以扎实的学院派写实造型为根基,沿用中国传统单线白描手法,线条精准凝练,人物结构严谨,场景细节考究,走纪实性创作路线。1928年创作的《五三》是其惨案题材的代表作,画面采用对角线分割构图,左侧日军士兵持械施暴的姿态紧绷有力,右侧被铁链束缚的济南平民身躯佝偻,神情悲愤,二者形成强烈的力量反差与视觉张力。整幅作品没有冗余的背景修饰,仅通过线条的疏



《五三》 孙之俊

密排布制造明暗层次,既保留了白描艺术的简洁凝练,又最大化压缩了暴力事件的冲击感。这种“写实为底,冲突为核”的形式选择,让漫画脱离了单纯的艺术消遣,具备了“可视档案”的史料属性。对于党史学习教育而言,这种基于写实的艺术表达价值尤为突出。在影像传播极不发达的20世纪20年代,这类同期创作的纪实漫画,是民众感知惨案真相的直观凭证,深刻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的民族觉醒。

孙之俊的创作没有照搬西方漫画的表现体系,而是主动吸收山东木版年画、北方民间版画的视觉基因,在造型上摒弃夸张戏谑的都市趣味,转向质朴厚重的民间审美。他极少使用抽象的国家符号、脸谱化的英雄形象,转而将破碎的农具、残破的民居,寻常百姓的劳作姿态作为核心叙事元素,以日常化场景折射侵略战争的深重灾难。《为了一个煤球》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画家以近乎白描



《为了一个煤球》 孙之俊

描的手法刻画了沦陷区平民的生存困境,衣衫褴褛的孩子弯腰捡拾煤球,身后是持枪巡逻的日兵,画面没有激烈的冲突场面,却以一个微小的生存细节,道尽了沦陷区民众的屈辱与艰难。人物造型敦厚质朴,线条平缓沉稳,与山东民间年画的人物造型一脉相承,自带北方民众熟悉的审美亲近感。这种民间化的形式转译,本质是对传播受众的精准适

配,也恰恰契合了党史学习教育“大众化”的核心要求。民国时期北方城乡识字率普遍偏低,文字宣传难以覆盖底层民众,而漫画凭借直观的视觉表达,搭配民众熟悉的审美范式,能够穿透文化壁垒,让抗日救亡的主张直达田间地头。这一创作逻辑证明,党史学习教育不能局限于精英圈层,必须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下沉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正是凭借极具针对性的形式语言,孙之俊的抗战漫画跳出了纯艺术范畴,深度嵌入抗日救亡的时代进程,在党史记忆建构、基层群众动员、隐蔽舆论斗争三个维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红色美术育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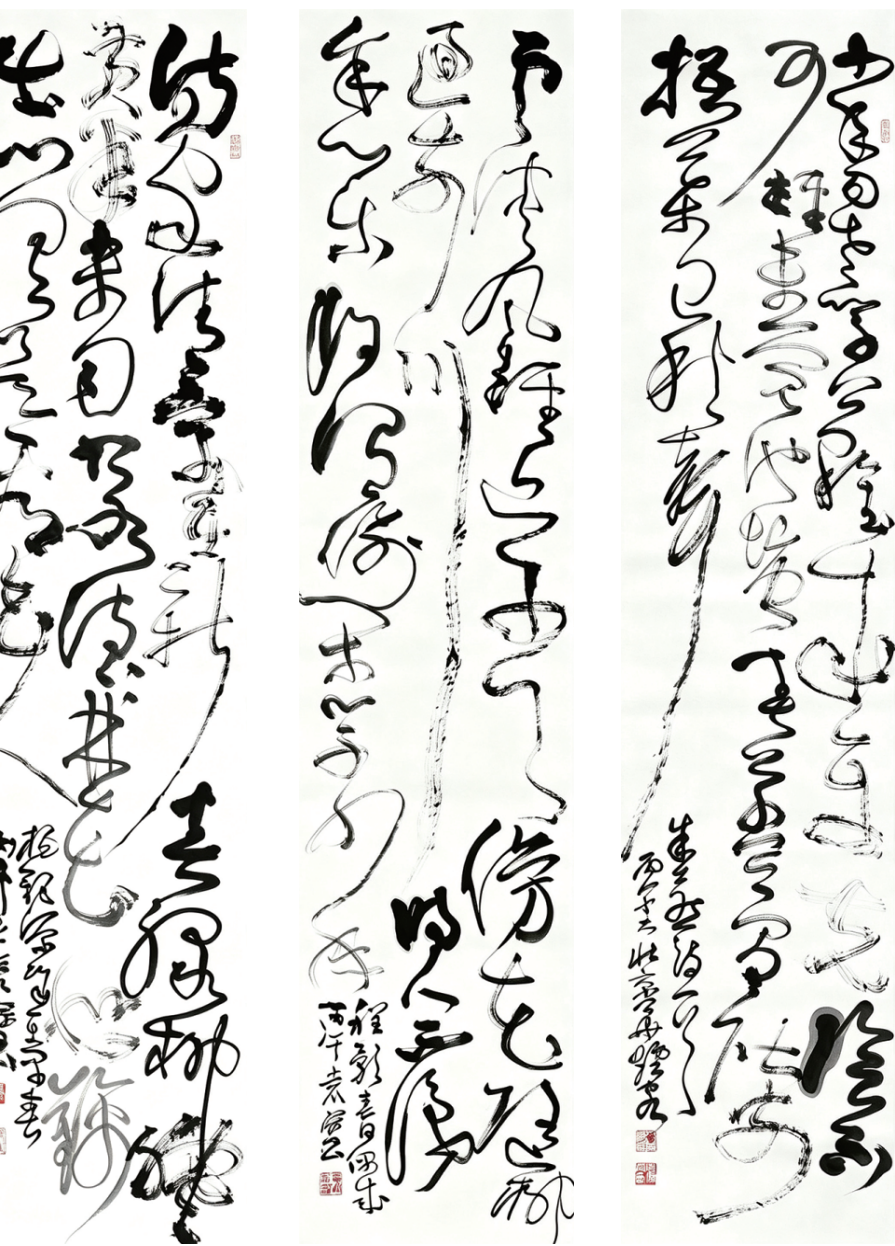
全面抗战开始后,统战宣传重心下沉基层,孙之俊以画动员,践行群众路线的宣传实践。他的漫画平民审美与低门槛适配基层需求,作品除报刊外,还制成街头招贴、集市传单,在济南、北平的城乡广泛张贴。民众不识字也能看懂画面,潜移默化接受救亡主张。这种民间艺术宣传是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证明红色美术必须扎根群众、贴近生活,才能动员群众、凝聚共识。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可消解距离感,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提升覆盖面与实效性。

抗战中后期,他创作讽刺作品配合敌后舆论斗争,作品延续写实造型,加入适度夸张,刻画日伪官员丑态,揭露“王道乐土”虚伪。如《升官有术》中汉奸谄媚与平民饥寒对比,无需文字便揭露敌伪腐朽。多以匿名刊于地下刊物或街头张贴,在高压下灵活传递抗战声音。这部分创作极大拓展了红色美术的战斗功能,丰富了敌后抗战舆论斗争的宣传路径。这种多元形态为当下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历史参照。

2025年5月3日,时值五三惨案97周年之际,“铭刻五三·孙之俊抗战漫画展”在济南趵突泉公园万竹园李苦禅纪念馆正式启幕。展览共展出抗战主题漫画复刻作品及同期报刊史料50件,配套主题讲座、数字互动解析等公教内容,吸引市民游客、青少年群体广泛自发观展,成为本土红色美术赋能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样本。回溯孙之俊的创作逻辑与形式智慧,其背后的育人理念,对当下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启示。一是以轻量化载体拓展育人场景,破解党史学习教育“距离感”。孙之俊漫画“易复制,低门槛,强共情”的形式特质,印证了轻量化美术载体在大众党史教育中的独特价值。济南本次展览将红色漫画展植入开放式文旅场景,无需专业观展门槛,市民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即可自然接触本土抗战历史,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从“专程参观”到“日常浸润”的转变。二是以史画互证筑牢叙事根基,避免红色展陈“空泛化”。展览以《北洋画报》原刊复刻、《五三漫画集》原版影印为核心展品,每幅作品均配套标注对应历史事件与党史背景,让观众既看懂艺术表达,也读懂历史分量。这种“一图一史、史画互证”的叙事方式,既避免了艺术解读的空泛化,也消解了纯史料陈列的枯燥感,实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三是以本土化叙事激活情感共鸣,破解红色教育“代入难”。展览之所以能引发济南市民的广泛共鸣,核心在于其承载着城市的集体历史记忆。这启示我们,地方党史学习教育应当深耕本土红色美术资源,用身边的历史、熟悉的叙事激活情感共鸣,让受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传承”。

回望百年,孙之俊以笔为刃,抗战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印证了红色美术的生命力,既在形式创新,更在对党史内核的精准呈现与对群众的深度贴近。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今天,深挖本土红色美术资源,传承“以画证史、以艺育人”的智慧,便能让党史可观可感,为赡续红色血脉注入持久动能。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城东早春》 240cm×58cm

《春日偶成》 240cm×58cm

《偶成》 240cm×58cm